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六

詳校官庶臺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戴朝琛

欽定四庫全書

滋溪文稿卷六

元 蘓天爵 撰

序

正學編序

儒者之學祖述聖賢之所傳考求經傳之所載端本以
正人心立教以化天下有若魯齊先生許文正公其至
於是歟至正四年春天爵忝官西臺三月帥御史敦勸

郡學四月謁魯齊祠命山長和文思輯錄先生褒封之
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刊布以式士類
夫天將定一函夏躋世隆康則生文武神聖之君為斯
民生又必有道德中正之臣以輔相之然後明道術以
叙彝倫興禮樂以敷治化伏覩世祖皇帝之所以為君
魯齊之所以為臣其有見於斯歟故朝廷公卿之上郡
縣庠序之中皆明夫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之文以敦
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典曲學邪說悉罷黜之

今稽是編文正之為學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實踐以行其所已知識儒先傳授之正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於朝也嚴乎出處之義盡其事上之禮謂國家居中土當行漢法則歷年多而可久治天下定其規模則事有序而不紊本之於農桑學校以厚民生輔之以典禮政刑以成治效蓋欲君之德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登於三代之盛者也嗚呼先生德業若此非學術源流之正乎是學也伊洛洙泗之學也自聖賢

既沒正學不傳秦漢以降學亦多岐矣或以記誦詞章
為問學之極致或以清虛寂滅為性理之精微或以權
謀功利為政事之機要是皆非學之正此道之所以弗
明世之所以弗治也不有儒先君子探其源而啟其途
端其識以正其趨則士將偃偃然無所依歸覽是編者
益知夫學術源流之正矣臨邛魏文靖公生於宋之季
每以世道下降士習愈卑深慨嘆焉其日記問學之末
也今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非

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魏公斯言豈特一時之所當憂者乎嗚呼先王經世之志儒者有用之學久不著於世矣世祖臨御方大有為魯齋以真儒之學啟沃弼正俾聖賢之道昭明於時詩書之澤衣被於世斯則有功於今日之大者也是以封爵之崇從祀之典百世之公論終不可誣當是時有祖蘓張縱橫之術鈞距揣摩欲以利害動朝廷智術操天下賴天子明理灼知姦邪隨殄滅之

或者猶欲踵其餘習盜名欺世是亦弗思之甚也列聖
繼作文治休明儒者之學益見於用而魯齋扶世立教
之功不可及矣維昔書院之建蓋以先生首應聘召見
世祖於六盤被命教授京兆子弟考論是邦師友淵源
實有所自諸生游息於斯讀聖賢之遺經考儒先之言
行庶能正其趨向感而興起矣夫是歲秋八月後學蘓
天爵序

濟陽文會序

濟陽之士讀書永安僧舍緝為貢舉之文月再會焉或
文義字書之訛亦各有罰必欲詞章程式期於中選其
志亦可尚哉我國家奄有中夏治安日久始議設科取
士其為制也詢之孝弟信義蓋欲行之有常試之經義
疑問蓋欲其學之有本繼以古賦詔誥章表欲其敷揚
宏休以備代言之選策以經史時務欲其經濟斯世發
為有用之學是則朝廷設科取士之意諸君子其亦思
之否乎且濟陽介於齊魯之間聖賢德化之所被也邑

之先進有若故翰林學士楊文安公雅德懿行為世師
表故河西僉憲程君令江西省掌故王君皆由進士入
官焯有聲譽者也諸君子接於師友之見聞考諸文獻
之原委振勵憤激講明正學他日薦名春官仰副國家
求賢圖治之美豈徒曰文辭之工而已乎集賢侍講學
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蘓天爵題

宋正獻文集後序

國子祭酒宋公既卒制贈翰林直學士范陽郡侯諡正

獻其弟翰林修撰賧次輯遺文為四十卷將版行之家
貧不克御史共以為請遂命江陵省憲刊諸學宮公生
京師早從親官江南留落江漢間最久學日益富文日
益奇延祐初北還聲聞隱隱動臺閣一時名卿若清河
元公濟南張公東平蔡公延譽不容口乃擢高科歷顯
仕方期大用而公卒矣嗚呼天之生材固為世用也或
弗究厥施而遽奪之豈公之不幸耶世之不幸耶自昔
燕趙山川風氣雄渾奇偉豪傑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故

材氣強毅不隨世俯仰公之文辭高古務出於己每嘆
近世文氣骯髒為不足尚也國家設都於燕七十餘年
人物生於興王之會奮立事功列官將相者盛矣而問
學文辭之懿若公者幾何人哉公之行已大節具翰林
謝公之銘章然尚有可稱者而衆弗察也當天厯初公
移疾家居殆及百日凜凜乎死生禍福不能怵也及至
順中儒者以才華相誇尚詠歌治平以需進用公獨退
然如不能言此其胷中所蘊豈區區文士所能及哉天

爵昔官六察嘗以士氣不振薦公可教胄子庶幾作新士類朝廷輒從其言未幾公卒江陵公所舊遊流風餘思猶有存者文字之傳將及於四海矣讀者尚能興起矣夫

宋翰林文集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出其橐中詩文若干篇一時學者共傳觀之公卿大夫爭識其面而大宋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矣

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遊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為學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摹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科第遂入館閣為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為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為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

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予序其
文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顓復彙其稿徵序於予夫
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
能進用於時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
重悼惜也昔者我仁皇開設科舉本以數求賢才作興
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文
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滯異儒詆譽之也
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

豈無其人哉彼或誅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弗合義
言不中度詭隨而妄作者亦有之矣顯夫學識持守迥
與流俗不同斯其兄弟平昔講於家庭而世人或不能
盡識也予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
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
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
其某曰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
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蘓天爵序

送韓伯敬赴杜浦巡檢序

儒者之為學官由縣而州而路積百五十月始入流選其遷調之淹需次之久近者二十餘年遠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略更其制願為巡檢官者聽南士調廣海中州士調江南夫天生民而謂之士寧無豪傑有為之才倜儻不羈之器顧使跋涉江湖風濤之險觸冒蛇虺瘴霧之毒其亦可憐也哉士之往者又豈得已也哉然而幸有一焉比歲山東河南之境旱乾

水溢民罹饑寒盜賊竊發職警捕者皆以為病大江之
南火耕水耨民頗豐足野無所警豈惟士之幸也雖然
國家建官本以為民民既豐裕當思撫字之方休養生
息之道方今郡縣貪吏黠卒害民為甚江南大家被害
尤甚居官者不可不知也知之則思所以格之民其庶
幾少休乎唐山韓伯敬由真定儒學正調江南杜浦巡
檢將行求言故書是以贈

靳先生詩稿序

昔者國家興隆之初合乎南北疆宇之大網羅人才布
列官守其政術之廉平文詞之雅正接武宋金遺老沛
然有以周用於世是豈中則歛然不足外則軒軒以藝
能自負者所可擬乎甚矣祖宗德澤之深厚仁賢之衆
多治化之隆為不可及矣余鄉蘄先生汝弼字舜卿生
逢海宇之清晏親承耆舊之典刑問學之富蔚乎有章
政術之良秩焉可紀出佐江東憲幕則稱贊畫之長擢
尹浙西劇縣則著循良之譽惜乎蘊負所有不獲盡施

而亡家藏所著歌詩一編余因其孫穆得而誦之緬懷
國初治化人才之盛感而為之書

曹先生文稿序

廬陵曹先生有文數百篇季子友仁版行於世徵愚序
其端昔者國家隆興之初人材衆多然或抱異材與學
卒於小官豈非命歟先生少年倜儻有奇節論議古今
出人意表江左初下一時名公爭與為友而名聲日延
作為文章博洽古雅不徇流俗可謂豪傑之士矣蓋先

生平雅好著述每言宋有國三百年禮樂文物名臣碩儒皆表表可紀國亡史多散失乃慨然自任著書若干卷未及脫稿而卒年方逾於知命官僅止於徵巡此措紳君子所以傷悼不能已也當中統初朝廷肇置史館承旨王文康公鶚請修國史及遼金史其言曰既亡人之國不可亡其史未幾宋氏亦滅是時諸老皆在而三史卒不克脩是亦天也至正癸未大臣始奏論輯其事於是使者分行四方網羅舊聞先生去世已久仲子

汝舟以遺書來上衆皆愛其法書簡嚴而嘆先生不及
與於論撰之列也嗚呼甚矣作史之難先儒以為古之
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
知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
可得而稱也夫太史公以奇偉之材去古未遠論者猶
謂疏略抵牾況其下者乎況後世乎愚嘗備員史屬閱
近代載籍宋自建隆迄於嘉定實錄編年紀志表傳蓋
數萬言其未成書者第寶慶咸淳之事而已秉筆者豈

無所藉手乎夫唐及五代初皆有書而歐陽公宋公尋復為之蓋山林有志之士若曹先生者又豈無其人哉愚因覽其遺文感而為之書先生諱毅字士弘家本廬陵今葬寧國之南陵至正己丑春正月丙午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蘓天爵序

至元新格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寬仁御兆民省臺既立典章憲度簡易明白近世煩文苛法為民病者悉置而不用嗚呼

斯其所以祈天永命奠丕丕之基者歟故平章政事廣平何公榮祖明習章程號識治體當至元二十八年始為新格一編請於世廟頒行多方惟其練達老成故立言至切惟其思慮周密故制事合宜雖宏綱大法不過數千言擴而充之舉今日為治之事不越乎是矣蓋昔者先王慎於任人嚴於立法議事以制不專刑書是以訟簡政平海宇清謐其皆以是為則歟是書舊板漫滅省府命重刊之覽者當體先朝寬仁之治慎勿任法煩

奇為尚哉

兩漢詔令序

先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何其義理精微忠厚惻怛感人之深能若是歟蓋情之發於中者實則言之著於外者切德澤之及於人者深遠也三代而降文辭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典冊詔令混於紀傳有能取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決其先後俾觀者見其愛民憂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溫雅制作森嚴甚有古之風

烈夫明君賢臣訏謨於巖廊之上既合乎典禮發號施令敷布於海宇之內必能格於人心斯其上下之交孚治忽之所關豈偶然哉有虞之朝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帝命惟允鄭伯爵也為命禪謚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天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況後世有天下者渙汗大號鼓舞兆民皆出治之本經國之要豈可以私智獨見而為之乎我國家累聖相承興崇治化凡議大政皆命文學老臣共之故詔令之頒渾厚質實及貢舉試

士詔誥亦用古體其軫念黎元追古制作誠非近世所能及焉然則帝王之制固本於五十八篇之書而兩漢詔令亦不可忽也是編吾家所藏西漢十二卷吳郡林慮錄東漢十一卷四明樓昉錄及官浙省與憲使王公議刊行之向聞於潛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事著其略帝繫之說惜乎不傳獨得其經論刻置卷首又命進士高明輯其目文學掾江若泉正其訛或謂兩漢季年權姦柄用擅政稱制文宜刊削夫命令雖出於當時而善

惡悉著於史策錄之以示訓不亦可乎至正己丑五月
甲午趙郡蘓天爵書

性理四書序

至正丁亥詔嚴守令之選以六事責之明年夏五月浙
西廉訪副使徐侯思讓拜括蒼郡守下車之初奉行六
事惟謹獄訟日簡治化日興暇則帥僚吏詣頻宮聽諸
生講誦經訓於是郡人興起於學侯益延師儲書盡教
養之實又以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正蒙西銘刊置

郡學俾諸生閱習書成號性理四書命文學掾雲某來
求序嘗謂士之著述固有得序而傳者若夫先儒立言
垂訓推廣聖賢所未盡發開示後人所未知聞又何待
序而後傳耶蓋自周衰聖學失傳漢唐數百年間豈無
豪傑之士以孔孟之言為學者歟然而窮極性命之根
祇發明義理之精微或有所未至也宋興既久周子出
於舂陵河南程子闢中張子相繼而起其微言大義傳
諸學者凡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

所以流峙萬物之所以茂遂鬼神之所以祕人道之所
以明莫不原理以達於用紫陽朱子東萊呂公嘆其廣
大宏博若無津涯念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賢師友以
迪之則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
為近思錄傳焉今國家九有會同崇尚文治而伊洛諸
儒之全書廣布於世不亦宜乎嗚呼昔人有以道學政
術為二事者先儒深以為非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
以施諸天下歟將以其所不為而強天下歟蓋王者為

民父母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五霸之假名秦漢之少恩矣然則徐侯之刊是書有意於古之治乎

訾君孝義詩序

德州齊河縣有孝義之士訾君仲元其上世以貲雄金之季年散財招壯勇保衛鄉社由是貲衰然里人咸賴之以安聖朝平定之初君之父思振先業而家日裕有子四人仲元居其次幼服田力穡悃悃無華動循矩度

敦行孝義父病瘍甚君拜醫求藥藥必親嘗衣不去體
食不甘味父卒躃踊哀號絕而復蘇棺殮葬祭稍從禮
制既而母亦感疾伏枕二年君奉侍彌篤及卒哀踰前
喪母鍾愛君孝謹知其無所私藏疾革屏人以金珠首
飾付之君拜辭乞與諸弟毋益賢之異時諸弟求分財
別居君不能止聽擇田廬便利者取之而已略不介意
也諸弟不幸早亡君撫遺孤如己子待中外嫻族盡恩
義里閭貧無依者十餘家割良田百畝俾種植自給以

終其身歲大疫貧者不能具藥餌有食瓜輒自汗者君買瓜載米過病者家親分與之或言疫氣相染不可君曰吾以誠意援人於危造物者忍害之乎其死者又量賻之間歲不登鄉人有所假貸積不能償悉取券焚之於是一鄉之人皆感其惠而君之孝義彰於遠近矣縣以其名登之府部使者覈實以聞朝議命旌其門閭仍令史官書之君之子德明官從仕郎管勾南臺架閣嘗與浙西憲幕王君威可同掾中臺相好也故威可將求

諸公歌詠君行屬予序其事嗚呼昔者先王之為治也
井天下之田而俾之耕民無饑寒之憂矣建大小之學
而明其教民興孝弟之行矣故居於其鄉出入有相扶
之義患難有相恤之道老幼皆得其養生死俱無所憾
或一夫不得其所在上者則曰時予之辜斯其所以盡
為民父母之道者歟我國家覆燾九有惠鮮小民德至
渥也然而一鄉一里或罹水旱之灾民尚有仰好義之
家以周給之者蓋人之生稟乎天地之性惻隱仁愛之

端莫不因其有所感發而著見焉是以篤實之士不為物欲所誘而力行之非有待於外也觀乎訾君慈祥豈弟之行著於家庭忠厚孝友之風推於鄉黨凶歲則出其有餘以濟不足饑者與之以食疾者掇之以藥殮者送之以藏是則朝廷治化之隆風紀敦勵之嚴有以致之也宜乎大夫士歌詠其美以為勸者哉

送劉德剛赴三尖寨巡檢序

國家設巡徼之官所以詰姦禁暴俾一鄉一里之人莫

不獲其安靜休養之惠焉然或地有險夷俗有美惡故政之及人又有淺深遲速之異是則繫乎人之才能何如爾浙江之東有州曰瑞安州之西南地廣而民衆故設巡檢以分治之至正七年春劉君德剛承命而往徵言以自勵德剛為真定判府君之曾孫葭州府君之孫歷遊京師兩入國子監而得是官故其本諸故家之所見聞淑乎明師之所教養加以氣粹而才良言慎而行雅其於職事必克有以舉之比歲吳越之境年穀屢豐

盜竊弗發居官者不能廉靜以息民貪墨興事深文巧
詆民始不勝其重困矣故獄訟之繁巡邏之擾則有造
弊之偽食鹽之私榜笞逮繫無所不至嗚呼安居而樂
生人之常情也或陷於罪戾者又可不良矜歟方今刑
獄病民豈獨江南也哉雖然瑞安為州在昔多縉紳儒
先其商訂古今考求制度凡天官律歷井田封建禮樂
政刑靡不講貫而儒學之盛鄉俗之美民之易治可知
矣夫朝廷命學校之官居巡檢之職匪第資其捍禦之

方蓋欲責其撫字教養之事也德剛自其祖父愛民而好士又知讀書勤於職事故予深有望焉

江西僉憲張侯分司雜詩序

讀國風之詩有以考俗尚之美惡知政治之得失然皆民俗歌謠非公卿大夫雅頌之音也薊丘張侯士從由江西僉憲來官燕南出示按治之暇所作歌詩若干首備見江右吏治民俗之弊安得不為之三復慨嘆乎夫一道德以同風俗隆古之治所由興也江右之人何獨

譁訐至於斯耶蓋大江之南山水清麗人生其間多輕
俊而喜文平昔負氣不肯相下官吏貪黠者又從而逗
撓之彼始百計求直紛爭而不息矣是豈民之本性俗
之素然哉張侯為人廉明慎密按部吉顓袁端之境皆
俗之尤健訟者侯發奸擿伏彰善樹弱風節矯矯遠邇
震讐民稱道之不容口有同官同氏年差長者民恐或
誤乃以別號為侯稱呼其愛慕如此則好善而惡惡人
之常情也侯在官三年凡決罰官吏若干人徵贓若干

萬貫使為部使者皆然天下何患不治乎方今朝廷念民疾苦特命宰臣精擇守令其不才者悉罷遣之求治之意蓋甚切也郡縣之中豈無廉平為政惻怛愛民仰副朝廷之意者乎澄汰而顯白之尉薦而賞罰之則部使者之責也然則如張侯者豈易及哉讀其詩者又豈無所感發哉燕南密邇京師比歲水旱年穀不登元元困乏張侯巡行郡邑將見大振風采黜陟貪廉休養黎庶日臻於熙洽匪徒形諸歌詠而已天爵早歲與侯同

游成均友誼深厚因覽其詩而告之以此至正戊子五月通奉大夫浙東海右肅政廉訪使趙郡蘇某序

滋溪文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滋溪文稿卷七

元 蘓天爵 撰

碑誌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叅政知事呂文

穆公神道碑銘 奉勅撰

至正六年秋七月癸卯御史臺臣傳勅若曰故翰林侍
讀學士呂端善道明經濟仁宗皇帝召入禁林由五品

官超拜二品及薨褒封賜謚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其命
集賢侍講學士蘓天爵製銘河南行省叅知政事王守
誠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聞命惶懼謹按呂
氏家世洛陽葬新鄭累世仕宋為名輔相公七世祖公
緒與申國正獻公為從兄弟六世希衍失其官封希衍
生衡金初涉河家武陵衡生三子全仝仝生五子唐
慶庭膺欽貞祐中舉族徙汴膺語伯仲曰今兵戈方興
宜各逃難庶幾宗祀幸有存者乃挈其子偉入宋偉改

名文蔚以經義登進士第庭避地河內大兵遽至謂子
子佑曰汝已長立當自求生佑艱關險阻由河南山東
轉入雲代既久至京兆事稍定樂其風土家焉佑即公
之考府君也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請命故相廉
恒陽王宣撫京兆聘覃懷許文正公教授多士府君素
有高識一見文正即知其為異人遂命公從之遊居嘗
訓公曰吾世衣冠大家汝當學儒以續先業勿舍正道
而趨異途公資稟既高博識力行世祖既踐天位特命

文正公為國子祭酒及拜中書左丞猶選國戚大臣子弟從之授業迨其謝政復以集賢大學士師長成均文正請以弟子在四方者為伴讀分命驛召赴都相與輔佐為教制可關中應召者三人公其一也當是時風氣渾厚人材質樸俗無驕矜華靡之習故言易入而教易從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思有以作新賢才丕變風俗而貴游之子言語不通視聽專一文正公躬行以表帥之設法以教養之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本諸

國朝之憲章招於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才布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是則文正興學作人之功顧不大歟蓋惟世祖之聖故能興隆基業惟文正之賢故善樂育人才惟公等之能故克輔成教養久之文正以疾辭歸公亦還京兆御史臺薦其才命為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之民緩之則畔散不屬急之則飭餓弗安呂子開者向為襄陽制閫叅謀今

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可徵用之朝廷從其說方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即公之從叔父文蔚公聞之喜蓋呂氏宗族自汴中解散四十餘年矣時江淮兵猶未戢公慨然請行至鄂即諭天子德意子開入覲為陳撫安襄陽便宜詔拜翰林直學士堅辭不受時人或高子開之節而多公之功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既下公擢從仕郎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四川制置使張珪據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據釣魚山猶持宋節負固不降詔樞

府分兵取之故相李忠宣公德輝行西樞府事於成都
獲貞卒張邵等數人將殺之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豈
以昔嘗抗蹕先朝恐城降日悉見誅夷之故歟今宜釋
邵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邵等賞蠟九書至成都忠宣
請與東樞府同受降已而後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
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民禁輯剽掠而瀘叙崇慶思播
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人感公之惠與忠宣並
立生祠事之東樞府恥其無功誣忠宣越境生事械立

於獄以聞公適以事至京師言於平章賀公仁傑賀公入奏詔即釋立賜金虎符佩之公亦獲賜金織衣弓刀鞍轡等物進階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承命徵理蜀帑得金幣若干萬兩匹轉奉議大夫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家居者十年徵為國子司業以丁內艱未終辭三十年除華州知州公曰聽訟決獄治之末也當惇本以訓民其庶幾乎歲餘勸農興學皆有成効士知明於經術民知勤於稼穡藹然有古循良風在

官三年代者將至民老幼數百詣行省請留公再任其德化感人若此公退居於里日與韓公擇蕭公黈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而關陝學徒從者益盛由是士知自重而不苟進尚經學而後文藝皆文正啟之諸公有以成之也皇慶初元仁宗大興文治拜公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方議行貢舉公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明年引年謝事上從其請遣使送歸又明年改

元延祐十二月某甲子薨享年七十有八葬咸寧縣東陵鄉驪山原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上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某氏元配晉氏繼姚氏俱追封東平郡夫人合葬公墓子男三人果未及仕而卒果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東平郡伯楨隆禮州知州羅羅宣慰司副使孫男三人曾魯著魯由陝西行省照磨雲南行省都事社稷署令擢拜監察御史階中議大夫曾孫男二公直公肅俱

補國子員公字伯克篤信好學既從許文正公游專事
踐履居家律身養生送死造次弗違於禮益關中土厚
俗敦太史楊文康公恭愷家世為儒冠昏喪祭一遵禮
書公之考府君亂定來歸念親喪未葬不御酒肉者數
年遇忌日輒悲泣巫覡怪神一無所信將終遺命勿用
二氏公之治喪稽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及楊文康公
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世故關中喪葬多
合乎禮者由公等一二儒家為之倡也大德中河東關

隴地震月餘不止公與蕭公勣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公復移書廟堂援董仲舒天心之愛人君出怪異以警懼之說及言方內重囚不過數十百人國家慮有冤抑歲再遣官詳讞令秦晉數十萬衆死於一時豈容愀然忘情乎天子宜責躬修省宰臣當避位待罪旁求直言極陳過失期於災弭而已蓋公雖居畎畝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臣聞古之君子莫不親師友以修其學博典禮以肅其家措諸於用則教化興而風俗美然自秦

漢以降出之於學則以文章記誦為上施之於政則以
功利權謀為上至程朱大儒始本洙泗遺書發明聖賢
修己治人之道許文正公得其書於南北未通之日心
領神會躬行實踐及遇世祖皇帝其學大行迄今海內
家習其書義理賴以不泯臣承詔序述吕公行事因論
及此謹拜手而為銘曰

於赫世祖混一文軌匪儲材能疇克任使譬之作室大
木是資桶榱店楔巨細不遺世廟御天巍巍其功將相

文武會合雲風顧瞻儒臣命汝典教多士有作來則來
效亦有勲舊名閥之子佩矩帶規儼若儒士公在左右
以聖以承教養有方治化克興江漢之行川蜀之役惟
公一言事如破的及典外郡化民有道歸休於家允為
元老思文仁宗登用老成乞言議政曰有典型盛德垂
裕蔚多孫子天子有命擢拜御史曰汝祖考簡在仁皇
道明經濟聞於家邦驪山之原墓有貞石詔錫銘詩車
過者式

大元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銘

奉勅撰

故福州路總管府判官靳公既卒之十有八年為至正乙酉其子義列官朝著推恩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西湖郡伯是歲義進拜樞密院判官天子遣使分道訊民疾苦義持節宣撫陝西明年還朝又從幸上都秋七月甲辰樞密臣奏向者院判臣義褒封其親而墓碑無刻請命集賢侍講學士臣天爵為文侍御史臣恩立書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制若曰可臣維

國家建邦樹官所以為民故守令之選屢形於詔旨若惠政著於當時遺愛洽於一邑歷時雖久民猶頌之惟公善政最於江右其墓道之石誠宜有銘矧重以聖天子之命乎謹按公諱孟亨字嘉夫由儒起家試吏歷官劇縣有聲初至大庚戌次以從仕郎為贛縣丞縣當廣海要衝環城皆水歲造舟為梁以通行者而有司徵斂之煩使者追呼之急民甚苦之公籍諸鄉下戶共二千三百家給所輸糧多寡造舟大小共三百艘各署主名

於舟尾舊則新之弊則完之聽其自為吏弗得與凡差
舟為三等十舟為一甲三甲之中率十閱月各用其一
迎候江岸使者之往來有司之轉運刻期皆來役漏則
聽其歸約十年復一役民大便之載其法於石其他賦
役皆以糧為差等上馬以供海運次應差役下則供雜
泛之勞具籍申府而永行之吏胥皆不得因緣為姦弊
矣歲餘遭父喪去官當江南內附之初戶籍繁行時科
目久廢所除官多貪污雜進之流獄訟既不克理而譁

訐之風日興不知者悉以病民何哉公以延祐丙辰遷承事郎雋都縣尹思欲作新其俗首捐已資大修學宮士民胥勸又建三皇祠宇命鄉社皆立義塾擇士之高年有聞者為之師教以孝弟又輯農書導民稼穡自是邑人漸知禮讓而訐訐之習亦少變焉泰定甲子調星子縣尹縣廨歲久弊壞官吏治事幾無所容公偕同列割俸繕治民不知勞公居久江右塾其土風聽訟日益精明大府知其材他縣所訟亦以屬公開先寺僧與南

康郡縣爭田府檄治之公詣田所召佃人鄰人各言曲
直田有小溪介之訟之所由興也公命吏具文書以田
在溪北者歸之學溪南者歸之寺遂不復爭都昌民叔
姪爭田積年不決逮者數十人府檄復以屬公公取論
語一編語及彞倫即使叔姪誦讀公申以孝弟親睦之
誼仍令逮者與聞頃之逮者請曰曩時官吏意有所私
此訟之不決也今明府以善諭民敢不首實田本姪產
叔父因其幼孤奪之於是叔父感泣盡以田券與姪遂

相慈孝如初時人謂公為治以理而不以刑真得古人
慈祥化民之意哉公惠政甚多此其尤較著者云及進
承直郎福州路判官涖事七月而卒享年五十有七天
歷戊辰九月二十四日也是歲某月某日歸葬洛陽縣
某鄉某原靳氏本之絳曲沃人金明昌間始徙家洛公
曾大父忠大父貴再世隱德弗耀父元累官奉訓大夫
銓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妣尚氏封洛陽縣君配
李氏封西河郡君元統元年六月一日卒享年六十有

一配君有淑行生子男三人其長曰仁江西行中書省
檢校官階儒林郎仲郎義也由樞密院都事擢拜監察
御史中書省右司員外郎禮部侍郎進佐樞府階中憲
大夫其季曰智江南行御史臺掾轉樞密斷事官知事
階將仕郎女二人長適都昌縣丞大名曹本次適福建
元帥府照磨廣平楊恭孫男一某女三長適監修國史
宣使真定王惠餘幼公有母弟二人仲亨由僉憲公蔭
入官累遷汝州提舉有子曰禮臨江路清江鎮巡檢李

亨未仕而卒有子曰溫歷河南汴梁郡掾曰良懷慶織染局幕官女適同郡楊公直公世業儒家庭之間雍容孝讓父子昆季自相師友初僉憲公欲以遺澤恩畀其孫仁懇辭請授其弟其後仁義亦以公之遺澤讓其弟搢紳稱之僉憲公以孝行聞於郡國故相教拉齊行省湖廣辟署掾曹擢廣西帥府都事改知江州調安南行省員外郎復遷廣西帥府經歷海北立廉訪司遷為僉事不立聲威所部振悚蓋聞望素孚於人故也雅尚恬

退未老謝歸築室午橋時與緱山陳公天祥觴咏為樂
有詩百餘篇皆本諸道義有裨世教之言公幼警敏稍
長能通諸經大旨議論奇偉作詩有盛唐風未冠洛人
已有從受業者憲府論薦擢洛陽縣學諭改陝州儒學
正時僉憲官廣西公奉母省焉母道病卒扶柩還葬免
喪復往會僉憲有他除帥府進公為掾公交人以誠言
出而衆信服邕賊猖獗帥府出兵討之公往諭其酋曰
汝據險為寇今兵且至念汝無知故欲活汝汝能悔過

其家可保否則無噍類矣遺賊感其言相率請降帥府以其功聞未幾聞岑黃欲相讎殺連帥命公視之公復諭以禍福而兵亦止全活者不知其幾公將赴雩都也適有詔經理其田令民自實糧數輸官禁其欺隱縣之承樂鄉雜溪洞間豪民三十餘家相聚亡命約所徵糧弗與公至即上言經理擾民日從家僮單騎入其鄉召父老告之曰朝廷徵糧以佐經用果無欺隱官不强汝且不輸糧之罪小若集衆為寇是自取滅亡國家刑憲

不可輕犯當從吾言各安其業執其首惡罪之餘皆帖
然久之詔免所增糧勿取民情大悅又黃金藍田等鄉
僻在萬山賦役刑獄多不從命民有殺人者事公抵以
罪自是賦役所輸皆不敢後非公誠實感人其能有以
信服之歟公方施於有政而遽云沒蓋不在其身則垂
裕於後宜其子孫碩大貴顯欽承天子之命賜銘表墓
以侈寵光凡在郡縣守臣尚亦知所勵哉故謹為之銘

曰

皇矣列聖治化清靜孰承孰宣曰守曰令誕敷明詔責之薦揚匪徒才能實惟循良魏巍靳公早紹家學德也溫溫才也犖犖大江之西百萬其家官或匪良民訟亦譁公為令丞宣布治化廉公而明文雅蘊藉賦役之重公則斯平獄訟之繁明則斯清於穆元聖聿嚴廟貌匪華土木式崇治教好生欲安民情之常彼雖遠人豈願跳踉教匪話言惟誠與信民庶可近弗煩含刃公方有為天遽奪之遺愛在民民父母思公多賢嗣有位而耀

出佐蕃宣入職樞要唯今天子惠鮮下民詔遣使者宣
撫咨詢公之仲子簡在華選詔錫公銘百世丕顯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省

右丞相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世祖皇帝既踐天位惇尚文化爰命相臣許文正公衡
典教成均以育賢才以興治平規模宏遠矣一時及門
之士嗣其師傳久而彌尊海內共推之者惟公一人而
已公諱有尚字伯強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十世孫

金正議大夫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曾孫中京副留守
贈龍虎衛上將軍工部尚書善才之孫皇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德大夫莊慎公鈞之子也五季之初遼人奮興
東北奄有燕雲號令征伐赫然與中國爭衡東丹王以
太祖元子讓位不居來歸於唐賜姓名曰李贊華子孫
世事華學衣冠曰盛文獻公深通天文歷仕世宗章宗
功載史氏記金將亡尚書死義於汴莊慎公留居河朔
東平巖侯重其世望請徙家焉中統初制授東平工匠

長官佩金符以高年終公生有奇質頎然以長毅然不苟戲笑憲宗皇帝臨御廉文正王希憲奉世祖潛藩命宣德關中奏徵許文正公為京兆提學以淑多士公逾弱冠艱關數十里羸糧往從之遊文正公見其學苦而志篤深器異之世祖立極召文正公入朝公還東平會姚文憲公樞來為宣撫使辟公從事幕府公以不能政事辭姚公曰今正欲汝習政事也未幾姚公赴召公亦退休於里日益力學當是時齊魯之士踵金辭賦餘習

以飾章繪句相高公厭薄之專明經訓人或以為迂公弗渝也至元八年文正公由中書左丞屢請謝政世祖勉從所請擢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專以成均之教責成焉凡勲臣貴戚之子弟及海內名士咸從受業乃請於朝驛召弟子在四方者十一人為伴讀公居其一既至日與諸生共相講學蓋文正公之為教也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羣經以達諸用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遊息以養其中故雖勲伐世胄

變化氣質周旋動靜皆有可觀而公匡救輔翌之功蓋
不細矣十年文正公南歸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文正
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尊嚴惟耶律某能之汝等當
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久之起公為國子助教而諸生
多昔時同門者皆帖然敬服蓋公以文正之為教者教
諸生諸生亦以事文正者事公人兩賢之十五年擢監
察御史公以從父鑄居相位辭不拜明年遷祕書丞二
十年以承直郎知薊州事薊邇畿甸鷹師春秋縱獵橫

有需求公獨不與州無職田歲徵於民間公獨不取民
深德之金大定時文獻公以疾出典是州建無恙亭歲
久亭壞公修完之裕皇在東宮遴選僚屬召公為詹事
院長史初裕皇設學於春坊命贊善王公恂養教官府
侍衛之子孫王公卒徵處士劉公因教之劉公歸至是
命公教之尋授奉訓大夫國子司業一蒙古坐不請命
遠出聞公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公曰教法不可廢也
竟樸之裕皇時時召見聽諸生講誦古今屢賜公帛慰

勞良厚二十四年初置國子監學設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員始給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詔春坊學徒從公赴監命太常卿周公砥為祭酒公仍司業明年公拜祭酒進階奉議二十六年以莊愼公年老辭職歸養成廟正位敦請還監元貞二年加朝列大德元年遷集賢學士加中議仍兼祭酒迎莊愼公就養京師五年加大中學士祭酒如故公在官凡三進階朝廷一時尊敬師儒之禮益隆成廟初年銳意求治嘗議遣使問民疾苦糾治官

吏貪邪而宰臣貪墨者或欲因而肆赦公倡言曰今方遣使復行赦宥即與皇上作新政務除治姦弊之意不同故不可肆赦衆是公言而止時國家所頒詔令科條皆忠厚惻怛孳孳為民故海宇清謐年穀豐穰而諸老冠蓋雍容嘉時令節擇名園勝地觴咏宴娛藹然太平人物之盛然每公在列諸老則以禮自持號公為畏友馬七年遷太常卿進嘉議八年莊愼公捐館公護柩還東平喪葬合禮閭里範之明年復授集賢學士驛使召

以憂辭又明年拜昭文館學士遷正議兼國子祭酒中書遣使即其家徵起時順德忠獻王為相令使者道朝廷佇望之意勿以老且病辭迺行武宗即位大臣奏請許文正公典教胄子即律某繼之自助教致位祭酒匡輔造就功多久烈王品宜優爵秩上曰是儒學舊臣也進拜公昭文館大學士仍兼祭酒至大元年進階中奉俄以辭疾踰年始允詔賜楮泉五千緡使者護送歸鄉里延祐六年仁宗清燕語及先朝故老遣近臣賜公酒

醴指紳榮之初公受學於許文正公於文正言行默而識之其後考次年譜筆之於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為師法焉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於世公嘗曰文正著述惟小學大義孟子標題讀易私言而中庸四箴等說乃門人所記他則不足徵也莊慎公嘗同昆季作傳家誓訓以教子孫大概以為自東丹王以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父子夫婦綱常嚴正累世弗變不當效近世習俗瀆亂彝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家嚴肅以身先

之諸子卓然有立其教人也師道尊崇乎若不可犯
出言簡而有法廟堂論議成均講授人皆聳聽恐不得
卒聞公教國子幾三十年始終如一學規賴以不隳作
成後進居多故叅知政事蔡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為學
官公加敬禮引為同列士咸多其識量公於祭酒以集
賢學士昭文館學士兼者皆再將授者一及公辭歸朝
廷嚴於擇人曠官者數年古所謂才難者不其然乎公
既歸老屏居別墅未嘗一入城府自號汶南野老表所

居曰寓齋終日端坐略無惰容晚不能視令弟子誦讀經史心領神會怡然忘倦門生朝貴四方之士造謁無虛日聽其言論或不忍去既葬監察御史王竒請即公鄉建書院祠宇垂範後學廷議是之公妣謝氏金進士慶陽總管邁祖之女繼妣李氏俱封漆水郡夫人元配楊氏五十四處宣差坤珍之女早卒追封漆水郡夫人繼配伯特氏濟兗軍三州都達魯噶齊僧格之女有賢行封漆水郡夫人壽九十卒子男五人長奉訓大夫鄧

州知州兼管諸軍鄂囉勸農事楷次太常禮儀院奉禮部樸次朝散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權皆伯特夫人出也次陝西行中書省宣使栝次將仕佐郎廣源庫知事檢庶也女一人適奉訓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封宛平縣君孫男五人自新自得自明自成自本女三人皆幼公享年八十有五以延祐七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告薨於家制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以至治元年

春三月丙申葬須城縣登賢鄉執政里之原銘曰

維遼有國於燕之北金氏承之皇武斯克於皇建極九
有同文革其故俗治化維新凡代大家肖孫賢子德澤
涵濡克振克起公生明時頎然長身嚴威儼然寡笑與
言覃懷許公卓爾先覺有德有言尊明聖學公從之游
丕衍其傳持手範模仰鑽高堅彬彬貴游昔也同志今
焉師之有教無貳佩規帶矩誦詩讀書禮法循循衣冠
舒舒時方治平賢才輩出羽儀周行楨幹王室推公之

幼克紹其師考行定謚士無異詞伊昔燕雲將相棊布
隆名極位朝起暮僕惟公之家世德孔揚歷年四百率
由舊章孰綱孰維家有誓訓後克將之永有令問

元故國子司業硯公墓碑

並序

世祖皇帝既一函夏大興文治迺命相臣典教胄子次
則分教天下之士至元二十四年始置國子監學設官
以司教載特召真定府學教授硯公為國子司業超遷
七階賜五品服士論翕然推重於時朝廷憲度初立治

平方臻其於材能往往不拘常格而擢用之故百職得人政教脩舉此則中統至元一時號稱盛治者非偶然也國初歲在乙未王師徇北漢上公與江漢先生趙公復俱以名士為大將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獲寧居歲戊戌詔試儒士公試西京中選歲士子詔實戶口公家真定著儒籍自是端以授徒為業公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公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於章句中原碩儒若容城劉公因中山滕公

安上亦皆從公授經時來官燕南宣閩及部使者多名
公卿聞公之名咸造見焉已而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
為本郡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為教始終不倦作成後進
居多聲聞中朝遂有徵召之命其在成均律身嚴以有
禮得師之道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盡皆化服
是時風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辭浮華之習士鮮好焉
故治化人材於是為盛居歲餘公移疾辭歸朝士及諸
生祖餞於國都門外觀者以為榮公姓硯氏莫究其始

所出每見儒者輒詢問之其師初命公名曰彌堅字之
曰伯國其父止命名堅故公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
不忘父師之訓也晚年嘗自為譜言其先世潁州人宋
靖康丙午燕雲兵興高祖汝翌挈家南徙僑居於郢再
徙德安之應城曾祖諱震祖諱珍生理粗完師德安買
田家焉父諱端禮妣黃氏進士直卿之女直卿有孫曰
中穎悟善學公生七年學於黃氏家塾年十四始習詞
賦補府學生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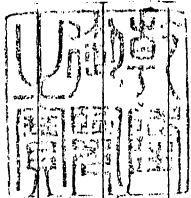
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司使叅謀為人
卓犖可偉公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於事功年十八又
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年二十四來歸聖朝公問學淳
正文章質實務期道術以敷世教其為人亦然自少至
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有鄒
城集十卷藏於家公之卒也家徒四壁立非士友賻之
幾不能喪臺閭名流周公砥閭公復李公謙焦公養直
為誄以哀之公以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癸卯卒春秋七

十有八易簣之際了然不亂葬真定縣新市鄉臨濟村之原娶曾氏生三子禹功冀州儒學教授次禹謨皆明經學早逝士論惜之孫男曰續禹功子也初以公蔭為鼓城尉再尉平山歷惠民場管勾監永濟倉交納汴梁行用庫使上都宜興縣尹天歷元年縣陞為州就命知宜興州事進階承務郎至順三年某月卒年四十九曾孫男二惟仁進義校尉黃陂縣主簿惟義治進士業女一適党某玄孫一德後公葬五十餘年惟仁始請述公

墓碑追思先朝故老聲采日遠後生幾無知者故謹撫其遺事而為之銘銘曰

昔宋之季士習衰恭江漢之間獨有材傑天方混一羣賢並興無間邇遐共登治平有美硯公來自南服言論雍雍衣冠肅肅周流河朔弗獲寧居學徒從之誦詩讀書分教外邦十年如始名聞天庭徵車至止曰此老成汝官於黌士有矜式國有典型曾無百年故老孰在興文善俗君子攸慨尚述遺行勒辭刻銘匪貽孫子垂憲

後生



滋溪文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八
十至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范鰲
謄錄監生_臣劉璫

欽定四庫全書

滋溪文稿卷八

元 蘓天爵 撰

碑誌

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靜修先生劉君葵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
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沒五
十有六年道德之遺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丘墓

之寄是邑者旁無宗人守護曩自下車率僚吏諸生拜而祠之恭修封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彰示悠久庶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禮義廉恥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然而廢棄於紹聖禁錮於崇寧而中原已為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於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汨於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貞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靜修先生者出焉

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誠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
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
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
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不表於墓
奈何先生既歿行業未有紀述故雖作者不能措辭今
謹攷求遺文掇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為之書庶稱賈侯
尊賢尚德之心乎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
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

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為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公生天資純粹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

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為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
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
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
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為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
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
真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
氣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弔
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間老儒說經止傳

疏義為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閱先生論著始則謗
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
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來
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先生弗恤
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欲南游江湖覽觀
儒先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
曰靜修間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京師有曰田尚
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

生以水嚙先墓謀遷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
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為請先生平
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
贄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自居潜藩收召諸儒講
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
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
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退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
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

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博果密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於家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及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三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於朝薦先生為國子祭酒

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春
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曾祖妣邊氏祖妣陳
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
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
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
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者造
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
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

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於門生故友然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修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於世嘗曰若將字法論心術則受屈者

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於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悖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

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及也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隳頽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計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敷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庶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為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後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澄為之師吳公於海內諸儒最慎許

可獨尊敬先生豈其問學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
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於保定吳文正公亦
以是歲正月生於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
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
言盛傳於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
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
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迹而表章之其於風厲俗
化惇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

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
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
節於是徵車起之表帥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
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
為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起嘆蕭公云亡
久矣猶未有述乃稽核薦揚徵召公牘於省府採撫族

世薨葬歲月於其家問其隱德懿行於舊老名士之所
傳錄其遺文雜著於金石簡冊之所載合而誌之以銘
庶後世攷德者有徵焉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
北公諱鰲字維斗年二十餘郡守以茂才推擇為掾未
幾新郡倖至倖西域人怒則惡言詈吏公嘆曰如此尚
可仕乎乃置文書於案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
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
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

餘三十年義理融會表裏洞澈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多聞之士選述圖志用章疆理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額森特穆爾親受學於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說及為陝西行省平章登公並故四川憲副劉季偉姓名於朝會叅政趙彥澤請立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蓋從貞獻王

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絕足趨事功者効之不能是以安於田畝讀書為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於實聖恩橫加竊念聖人之教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已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望達廟堂改授真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為寡過之人矣大德七年冬超擢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

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其言曰念某寡陋與人共學非敢為師向授提學幸蒙聽允其辭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可預國學之事況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乎九年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世祖徵召不至朕遣人召之亦不至豈將命者非其人而弗來歟今特命叅議中書省事廉恒等以往其令行省給五乘傳賜之楮幣百足命挈其家偕來或蕭維斗堅欲不仕可進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年

老或不能騎別給安車可也行省行臺諸司所在敦遣
公辭不獲力疾北行適成廟不豫然猶傳勅俾擇館舍
遣近侍賜餼廩衣物又命宰執以治道為問公尋亦南
歸仍辭所賜不受十年進集賢侍讀學士少中大夫即
其家授之明年武宗臨御仁皇養德東宮博選當世名
儒左右輔導特授公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命官師府
長史聶輝起公敦迫上道至大元年二月至京入見嘉
禧殿仁皇溫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

則飲酒然尚德將無醉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
首以是訓陳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送歸
二年四月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右諭德
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門人疑焉問曰聖人樂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先生辭祭酒者何也公曰曩在
京師有朝士再三以成均教法為問者余告之曰若欲
作新胄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時專於教養彼既
外無利祿之誘內有問學之功則人材庶有望矣此語

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以為然今余出則徇人
豈能正己以正人乎四年正月尚書臣皆以罪廢政務
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
廉潔老臣及事世祖成廟兩朝有若李謙尚文趙居信
劉敏中蕭𪔐程鉅夫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古
選陳天祥王思廉等可急遣使召之共議新政仁皇從
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殞於所居
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秋七十有八

八日某甲子葬咸平縣少陵鄉朱張里南原先塋之昭
至治三年問人故四川行省左丞廉公惇江浙行省叅
政富珠哩公翀時方在朝以公易名為請制贈資善大
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扶風郡公謚貞敏維
關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
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
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嘗作家
廟以奉先世祭則極其誠敬子弟或少有怠祭已必深

責之早值親亡哀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槨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推明於後至今長安士大夫家亦多化之公平生不祭於墓有築亭於先壟之側者表曰致慤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祠堂於其家揭斯名於齋室庶乎其可臨川吳文正公獨稱公為善於禮初江西儒者標題小學書行於世公聞以朱筆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其子於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六

書嘗言自古文篆籀而後小篆佐隸至於真楷相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之雖行草亦有古籀篆隸之遺意今真書點畫之訛者皆從隸章行草中來非兼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為之考諸鍾鼎款識遇重字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旨太常博士侯伯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為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校讎

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為文
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公薨遺落
無幾今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
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慎許可獨敬禮公其門
生有譏詆公文者姚公怒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
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為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
法史記年表由三代迄宋金詳疏沿革於下山川貢賦
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天歷兵荒之餘往往散在名

家公少穎悟三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坐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人已異之既長慨然有志於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所以相師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遷於善則陰陽和而萬生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位天地育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絕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

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親農耕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供衣食最為安爾或有饋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奉養極其澹薄公身長六尺脩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為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溷間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為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巴圖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流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屢

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然令人敬愛不舍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滾滾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即命其徒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背文暗誦恐或悞人初富珠哩公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論議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毅陳瑩智炳李材盧烈等多知名於時公德善

化及遠邇雖武夫悍卒亦知景慕征西兵嘗屯長安大
帥一日入朱張里里人驚惶帥諭止之曰汝勿怖聞此
有蕭先生者見之即歸吾非侵擾汝也有郡吏乘馬城
南暮歸遇盜逐之吏思所以自解曰我乃蕭維斗也盜
即引去未幾盜獲吏適按之盜曰我向欲剽汝騎汝以
為蕭維斗也吾故不忍寧知汝紹我耶公四世祖諱雲
宋樂安鹽使曾祖惠彥金益都府孔目官祖諱均皇贈
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河南郡公考諱踰

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

兆路總管府經歷因留家焉徵士韓擇為誌其墓贈資
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河南郡公曾祖妣蓋氏祖妣
孫氏追封河南郡夫人妣張氏逮氏俱沒於兵周氏張
氏並追封河南郡夫人配楊氏張氏杜氏俱先卒張氏
亦追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曰友早卒曰恭終奉議大
夫耀州知州女五俱適人孫男三元終進義副尉涇陽
縣主簿次亨次儀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

以作興風教振起名節則必訪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
於以登禮樂之治惇廉讓之風彼為士者非偃蹇以自
媚矯亢以為高蓋不如是則道不尊觀列聖之所以用
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厲人材之盛君子進退道
義之隆可以為後世之楷範矣銘曰

節彼終南有堂有紀誰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樂
乎幽潛德蘊於身士具爾瞻南山之雲朝濟於穴雨澤
誕施澡我名節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

之公拜陳辭能薄材謗誤達天聰臣非屯蹇安車而來
道德雍容羣工在列仰止高風進敷正言退明正學垂
訓後生克配先覺去古曰遠士習愈偷嬖姁骫骳合汙
同流一聞薦揚喜溢顏面邈世弗聞百未一見不有君
子孰障頽波尚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為世則行為世軌
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為公藏爰述潛德百
世耿光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南

陽郡公謚文靖富珠哩公神道碑銘 並序

公姓富珠哩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行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為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為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齋之新鎮改翰林修撰鄆忠獻王栢桂為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

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選國子司業歲餘除河南
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僉太常禮儀
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
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僉太禧宗禋院事兼祗承神
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
又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
大夫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以葬親北歸復號至元元
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葬辭明

年復命編修官成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真
貴族泰和中章宗命定氏族為百富珠哩氏其一望著
廣平公曾祖阿納爾金符離令妣舒穆魯氏祖德國初官
忠顯校尉南京路漢軍總把累贈昭勇大將軍前衛親
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
人成氏考居謙累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南陽郡夫人王氏公世居上京之
隆安昭勇公初從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軍壯總把成

鄧之順陽川因家焉初至元己卯郡公從故相賈公居
貞掾江西宣間公生贛江舟中於時釜鳴家人驚異昭
勇愛公穎悟嘗曰是兒必興吾家稍長讀書一覽即記
郡公以順陽僻左徙居於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
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竄進修愈力翰林
閔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遠遊以廣見聞公往江
西謁克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屋
翌覆院外疾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公至蕭君異之公

始名思溫字伯和為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
蕭貞敏公貞敏隱終南為學精勤夜以繼晝公寓其旁
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遊漢上從翰
林姚文公學古文公奇之以書抵真隱曰子輩談論鋒
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為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
是倫比於是真隱以女妻公公之為學務博而約自六
經諸史傳註下至天文地理聲音厯律水利算數皆考
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故聲聞大振自官汴學士之

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為同
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至當
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
河東或訟冀寧監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胄宜詳獻
之蓋欲緩其事公曰我第知有憲法焉知為貴胄乎卒
正其罪關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戶提兵赴河中道
出冀寧公白憲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戶難之
公曰有責在吾不汝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

工公言兵後宜蠲民力朝廷為罷其役土番之民以饑
來告天子憐憫命出內帑銀賑之公以西臺郡史承命
而往民賴其惠及遷內臺適英王初正儲位公言當選
正人朝夕輔導制可公分行淮東體察憲人能否淮憲
尚嚴刑庭列獄具甚衆公曰國家置風紀本以肅清貪
污興行治化初不專尚刑也取獄具焚之南陽設六屯
田各樹官屬脔削其民民不能堪故多流亡公請罷去
官屬俾有司董其佃作公在省闈左相鄆忠獻王以公

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
曰宰相之位固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
福德才量者乃能為之因為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
聞是言權相既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
祖宗之治上畋易州聞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圖賜田
賜碑在近乃往覩焉勅設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
日公進駐蹕頌數言忠獻王輔相世廟統一六合修舉
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駐蹕表其里英

王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泰定間數有大變地震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異石為寶誑取國帑又其私人多以貪墨奪官至是託言累朝忠獻諸物直不時給臺憲所罪官吏弗克叙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若此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彼內以私結其黨與外以取悅於姦貪公時為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他憲雖亦有言皆依違回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已而事

果不行公讞囚保定河間民犯私鹽法當運司治罪公以民羅饑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佐吏以為難公弗恤也囚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杖之可釋釋之衆皆以為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文宗入京省謁太廟既即位又行祫饗大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崇奉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

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勲舊文學親
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僉
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乘間以某官為言上
怒曰汝何不薦用子輦馬伯庸而以斯人為言乎公之
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附之文
公曰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下禮當合食於
廟其後卒從公議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
民視聽一新不可斂怨於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

金綺一端楮幣萬緡初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為先後歲貢補官殊無勸懲故太史齊公履謙為司業請以學業為陞等第試文詞優者為中選由是諸生咸思奮勵而人才興矣後值天歷多故其法中輟公為祭酒始試諸生於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先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贄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為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勅百官郊迎公卿拜進觴

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
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
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部議公曰秦大國也非宗王不
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驛名秦淮非地秦也宜以淮
易之衆伺相意不悅因共請曰詔已命封於秦不當別
議有官平章者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為平章祈福
妾子求訴於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蔭之矣所施家貲
幾何公曰汝既無嗣而反蕩其家資異日何顏見汝夫

於地下命以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
臣煩苛事多壅積民以為病公曰職居大藩而欲吹毛
求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事至即決民大稱頌公為
文章嚴重質實不為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
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不同
每遇禘享輒稽史牘故多牴牾公請於朝賜筆劄廩膳
倡禮官彙集為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
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治禮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

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於禮勿徇流俗以至
元四年二月某甲子薨於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計聞
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
公諡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
山下配李氏貞隱先生之女儼雅勤儉治家有法親供
蠶績而無富貴之習累封南陽郡夫人以至正元年五
月某甲子卒於順陽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歲閏五
月甲申合葬公墓子男曰遠力學有聞令祕書監祕書

郎嗚呼士之於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為迂倜儻者人則以為狂砥厲名號者反以為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為譎甚矣為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為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富珠哩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為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為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尚賴其用故老寢亡惟公挺生淵淵

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間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為世領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踐敬臺閣畫贊相臣言論之卓風動縉紳翌翌成均公正師席敷教以寬多士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金人肇興既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儲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

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滋溪文稿卷八